

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转变与劳动力成本

都 阳^①

【摘要】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分析指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边际递减的现实。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的增加将有可能伴随着实际工资的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禀赋结构可能会发生转变。

【关键词】 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力供求 劳动力成本

【JEL 分类号】 J21, J23, J30

一、引 言

没有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正是由于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制造业的发展尤其突出,所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然而,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居于主要地位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心: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要素的投入和积累来推动,缺乏生产率(TFP)的改善和提高,从而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质疑。我们知道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是以技术类型的选择为前提,而后者又受到要素相对价格的直接影响。只有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才有可能在经济效率上具有优势,产业的升级和换代也才可能发生。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也就是说靠非农部门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需求,并推动工资上涨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②。不过,劳动力市场新近出现的一些变化表明,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来实现产业升级不仅可行,而且为期并不遥远。本文将主要分析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的变化,并考察其对劳动力成本变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就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供给及其变化趋势展开讨论;

^① 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mail: duyang@cass.org.cn。

^② 于是人们提出政府应该出台产业政策,诱导产业升级,或者应该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推动经济发展。

接下来, 本文将根据近年来就业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简单分析 GDP 增长所可能产生的就业需求变化; 本文的第三部分将通过供求关系的分析展示, 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而言, 刘易斯转折点业已来临; 文章的第四部分讨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对劳动力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后是对文章的总结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劳动力供给: 边际递减和绝对减少

从加总的水平上考察, 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 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 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观察 21 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 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已经发生, 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 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 也成为近 20 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 根据最新的预测, 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 即大约 2030 年前后达到 14.4 亿左右, 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 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 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 而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是逐年降低, 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如图 1 所示, 从近期看, 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 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边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 劳动力供给的边际递减在本世纪初业已开始, 而根据图 1 所示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 则大概在 10 年以后开始出现。这也意味着,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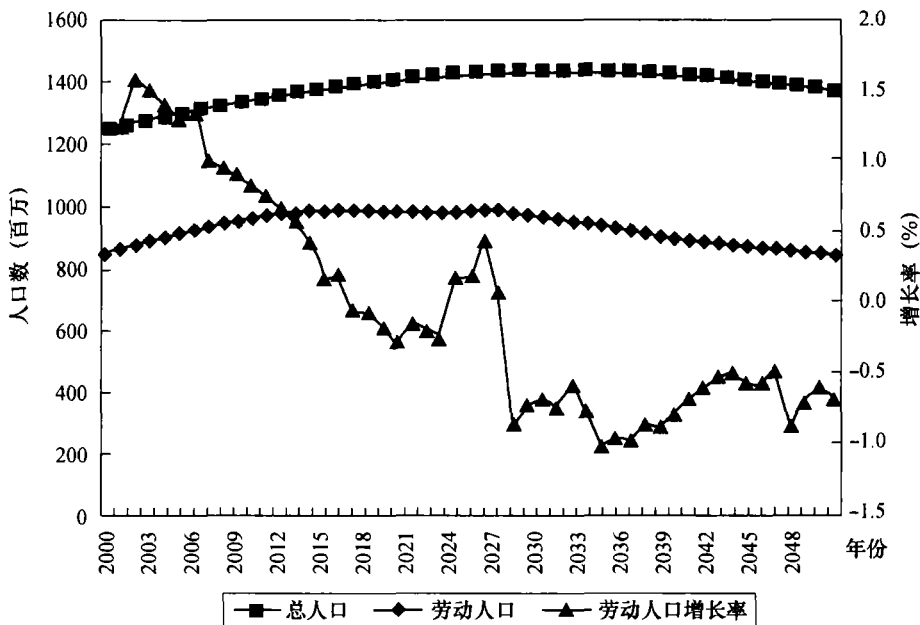


图 1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预测数据。

享有“人口红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非常有限。

关于未来几年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在表 1 中反映。稍后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 本文之所以对这一段时间予以特别的关注, 是由于它正好处于刘易斯转折的区域。我们还将这一段时间的新增人口变动和以前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16 年前出生的人口在 16 年后就成为潜在的劳动力, 见表 1, 以前的粗出生率的变化和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变动趋势基本吻合。数据表明, 在“十一五”期间 2006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 其后处于递减的趋势, 到“十一五”末期,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到 800 万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递减的态势非常明显。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转变的前提条件, 它将和需求的不断增加一起构成劳动力市场上一个新的转折。

表 1 2000—2010 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万人

年份	0~14 岁	15~64 岁	65 岁及以上	16 年前的粗出生率(‰)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2000	31 700	85 700	8 700	19.90	—
2001	31 300	86 800	9 000	21.04	1 100
2002	30 600	88 200	9 300	22.43	1 400
2003	29 900	89 500	9 500	23.33	1 300
2004	29 300	90 700	9 700	22.37	1 200
2005	28 800	91 900	9 900	21.58	1 200
2006	28 100	93 200	10 200	21.06	1 300
2007	27 800	94 200	10 400	19.68	1 000
2008	27 500	95 100	10 500	18.24	900
2009	27 200	96 000	10 800	18.09	900
2010	26 900	96 800	11 000	17.70	800

资料来源: 人口预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预测数据”; 粗出生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需求

相对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而言, 劳动力需求因素留给经济政策和相机决策机制的作用空间更大。下面我们将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方面, 分析非农经济部门的增长对就业需求产生影响。根据其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部门不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总体状况来观察, 农业部门的作用更类似于一个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 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时候, 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 在非农就业机会紧张的时候农业部门则停止或减缓劳动力的转移。中国以前的宏观形势变化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业已表现出这一特点(张林秀, 2000)。因而, 劳动力需求创造的主要领域在非农部门, 考察非农部门就业弹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 将是分析劳动力需求问题的主要内容。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劳动力需

求, 劳动力需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城镇新增就业不断增加, 非农就业总量也处于增加的态势; 第二, 非农就业需求弹性处于波动状态, 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

中国官方公布的就业统计包括城镇就业和乡村就业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其中, 乡村就业包含了一部分非农就业, 主要有乡镇企业就业、私营企业就业和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就业。表 2 列出了各项就业的变化情况。城镇新增就业基本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 新增就业从 1991 年的 424 万, 增加到 2004 年的 837 万, 增加的速度比较明显。乡村新增就业从总量上看, 在近年来处于递减的趋势, 这和乡村就业统计中包含了大量的农业就业有关。如果观察乡村就业中的非农就业情况, 则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例如, 乡镇企业的新增就业从 20 世纪末以来, 基本处于增加的趋势。

年份	城镇新增就业	乡村新增就业	乡镇企业新增就业
1991	424	318	344
1992	396	265	1 016
1993	401	255	1 720
1994	391	256	-328
1995	387	223	845
1996	882	3	646
1997	859	11	-458
1998	835	-18	-513
1999	796	-39	167
2000	739	-48	116
2001	789	151	266
2002	840	-125	202
2003	859	-167	285
2004	837	-69	293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非农 GDP 的增长是创造就业需求的主要领域。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 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农 GDP 的增长情况。表 3 列出了非农 GDP 增长、非农就业增长以及根据二者所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弹性。在中国官方统计体系中, 公布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名义 GDP 总量以及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指数。我们以当年价格的 GDP 总量为权, 计算出非农 GDP 的增长率。数据显示, 除了个别年份以外, 非农 GDP 的增长率都在 8% 以上, “十五”期间的平均值也维持在 9.5% 左右的水平。非农就业增长率从 2000 年以来不断增长。根据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 GDP 增长的数据, 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弹性。直观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表 3 非农 GDP 增长、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就业弹性 %

年份	非农 GDP 增长率	非农就业增长率	非农就业弹性	城镇就业增长率
1990	2.8	—	—	—
1991	11.6	3.21	0.276	2.49
1992	17.3	5.35	0.309	2.27
1993	16.1	8.09	0.501	2.25
1994	14.9	2.23	0.150	2.14
1995	11.8	5.64	0.479	2.07
1996	10.5	5.26	0.500	4.63
1997	10.0	1.78	0.179	4.31
1998	8.7	2.09	0.241	4.02
1999	8.0	3.01	0.378	3.68
2000	8.9	0.33	0.037	3.30
2001	8.4	1.99	0.237	3.41
2002	9.4	2.72	0.291	3.51
2003	10.6	3.03	0.286	3.47

资料来源：《2004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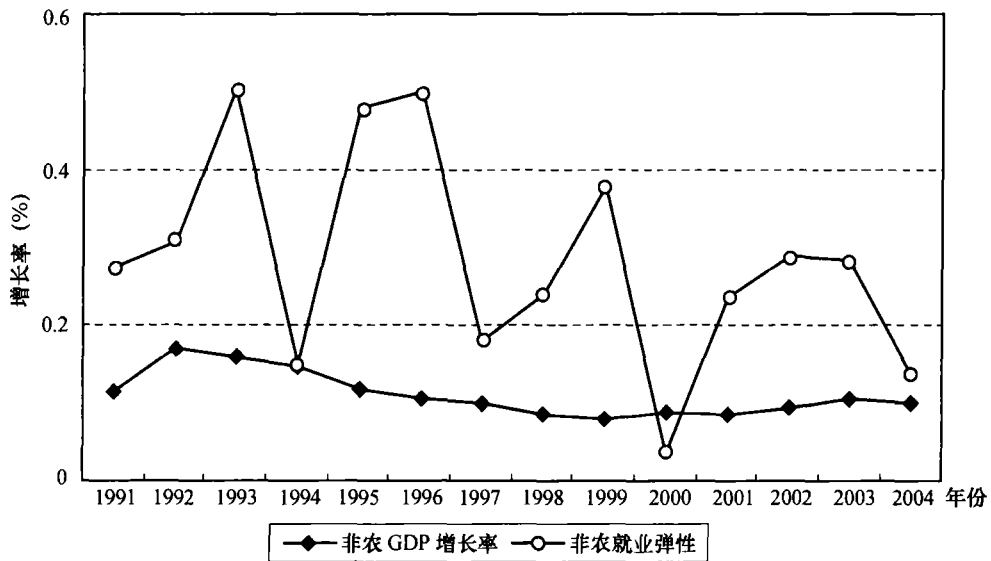


图 2 1991—2004 年非农 GDP 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的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根据图 2 所展示的弹性, 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 非农就业弹性有波动, 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样的判断显然和未对 GDP 进行剥离的分析有差别。在一些其他的研究中, 从总体的就业增长和 GDP 的关系来判断就业弹性变化, 所得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递减。但是, 在农业部门基本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而且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变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 将二者放在一起分析, 显然有失偏颇。由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就业弹性在 0.21 左右波动,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产生持续的劳动力需求。以下, 我们将根据所计算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讨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在未来可能出现的转折。

四、刘易斯转折区域

在二元经济中, 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二元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农业部门中就业的劳动力构成了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 因此, 非农部门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很难吸收这些劳动力, 工资水平也会保持不变。但当经济发展使得劳动力市场接近刘易斯区域的时候, 我们将首先观察到在以前工资水平下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随后就会出现工资上涨的情形。这也就意味着二元经济体系开始真正被打破。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产生了日益增加的经济规模, 同时, 生育率变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供给的边际减少业已出现。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经济发展很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计算不同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下的劳动力需求。1991—2003 年, 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 0.297, 标准差为 0.135。为了预测未来几年的就业需求, 我们对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做以下假定: 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8%、9% 和 10%; 非农就业弹性分别为 1991—2003 年的平均水平 (0.297), 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 (0.23)。新增非农 GDP 所产生的就业需求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需要指出的是, 这是一组比较保守的估计。从 1990 年以来的非农 GDP 增长情况看, 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 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 8%。因此, 以 8% 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1990—2003 年非农 GDP 的平均增长率为 10.6%, 所以将 10% 作为 2006—2010 年间的非农经济增长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图 3 列出了两种就业弹性和三种非农经济增长水平下的不同组合, 非农 GDP 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从 795 万到 1 530 万之间变化。我们可以将 2005—2010 年这一段区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区域, 它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实现根本转变的时间区段。

五、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

我们已经指出, 一个发展中国家由典型的二元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之后, 将会出现工资上涨的情况。虽然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缺乏全面反映劳动力成本的资料, 但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观察来判断劳动力成本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排序, 表 4 列出了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制造业成本和人力资本状况。从该表观察, 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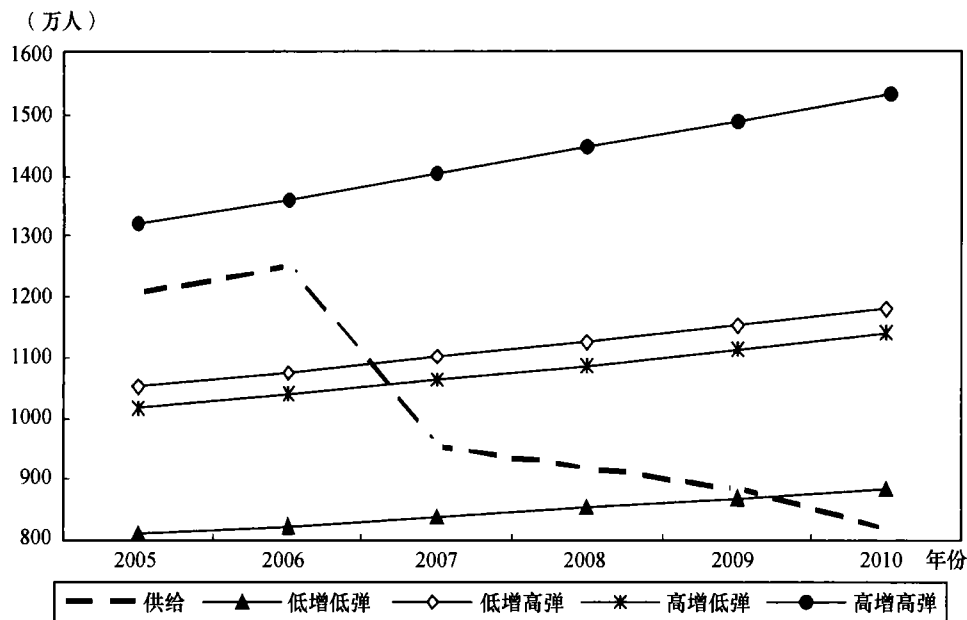


图3 刘易斯转折区域：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相比，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高。当然，中国的竞争优势，最主要还是体现于劳动力成本方面，以制造业成本比较，中国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构成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基本竞争优势。相比较而言，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也超过了6亿，但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大低于中国，而单位劳动力成本则高于中国。

表4 部分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状况

国家	人均 GDP ^① [美元/(人·年)]	人口年龄结构 ^② (%)			制造业成本 ^③ [美元/(人·年)]	教育年限 ^④ (年)
		0~14岁	15~64岁	65岁以上		
印度	2 386	33.5	61.5	5.0	1 192	5.1
吉尔吉斯	2 644	33.9	60.0	6.0	687	—
格鲁吉亚	2 784	20.5	66.6	12.9	—	—
亚美尼亚	2 807	23.7	67.6	8.6	—	—
印度尼西亚	2 865	30.8	64.4	4.8	3 054	5.0
阿塞拜疆	2 947	29.0	64.2	6.8	—	—
厄瓜多尔	2 991	33.8	61.5	4.7	3 738	6.4
叙利亚	3 352	40.8	56.0	3.1	4 338	5.8
斯里兰卡	3 474	26.3	67.4	6.3	604	6.9
牙买加	3 553	31.5	61.3	7.2	3 655	5.3
摩洛哥	3 595	34.7	61.2	4.1	3 391	—

续表

国家	人均 GDP ^① [美元/ (人·年)]	人口年龄结构 ^② (%)			制造业成本 ^③ [美元/ (人·年)]	教育年限 ^④ (年)
		0~14 岁	15~64 岁	65 岁以上		
埃及	3 696	35.4	60.5	4.1	1 863	5.5
危地马拉	3 750	43.6	52.8	3.5	1 802	3.5
阿尔巴尼亚	3 779	30.0	64.2	5.9	—	—
约旦	3 981	40.0	57.2	2.8	2 082	6.9
乌克兰	4 044	17.8	68.3	13.8	—	—
中国	4 149	24.8	68.3	6.9	729	7.9
菲律宾	4 248	37.5	58.9	3.5	2 450	8.2
巴拉圭	4 284	39.5	57.0	3.5	3 241	6.2
萨尔瓦多	4 385	35.6	59.4	5.0	—	5.2
土库曼斯坦	4 463	37.6	58.1	4.3	—	—
黎巴嫩	4 521	31.1	62.8	6.1	—	—
秘鲁	4 563	33.4	61.8	4.8	—	7.6
马其顿	4 740	22.6	67.4	10.0	—	—
阿尔及利亚	5 018	34.8	61.0	4.1	2 638	5.4
巴拿马	5 577	31.3	63.2	5.5	6 351	8.6
多米尼加共和国	5 722	33.5	62.2	4.3	1 806	4.9
委内瑞拉	5 743	34.0	61.5	4.4	4 667	6.6
保加利亚	5 799	15.7	68.1	16.1	1 179	—
哥伦比亚	5 832	32.8	62.5	4.7	2 507	5.3
伊朗	6 071	37.4	59.2	3.4	30 562	5.3

注：①为 2001 年数据，根据购买力平价折算。

②为 2000 年数据。

③为 1999 年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无论从工资形成机制，还是工资水平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反应的灵敏性看，农民工的工资都能更接近于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信号。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的调查报告，珠江三角洲地区 12 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 68 元，涨幅不到 10%。但在“民工荒”持续若干年后，广东民工工资出现了全面上涨。2004 年广东人工费价格上涨 3.5%，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工费价格涨幅最大，为 4.7%；其次是普通工人工费价格上涨 4.4%（广东省统计局，2005）。

那么，中国的企业对于工资变化是否产生了有效的反应呢？企业的就业对工资变化的反应程度可以用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来衡量。根据已有的文献，各项经验研究对需求（工资）弹性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异（Hamermesh, 1993）。Borjas（2005）指出，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短期的需求弹性在 -0.4 至 -0.5 之间，长期的需求弹性则在 -1 左右。不过以上

关于弹性的综述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对中国更有借鉴意义。例如, Fajnzylber and Maloney (2001) 用企业数据分析拉美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发现需求弹性大约在 -0.22 至 -0.65 之间。Revenga (1997) 同样使用企业数据,发现1984—1990年墨西哥的需求弹性约为 -0.19 。Du等(2006)使用中国的企业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在短期为 -0.03 左右,长期约为 -0.21 。尽管企业在短期内对工资变动的反应不太灵敏,但在长期具有一定的反应。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日益完善,企业对工资变动的反应也必然更加灵敏。我们也可以由此预期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会随着资源配置的变化而发生。

六、结 论

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即劳动力供求关系由无限供给向刘易斯区域的转折。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有理由预期不久的未来中国将面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形。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发生变化,资本替代劳动也会随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可能随着要素价格的变动而完成。这一观察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即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有可能通过市场信号的引导自发地完成。如果这一过程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完成,那么,避免实施政府干预的重化工业化政策,将会节约行政成本,并规避新的资源配置扭曲。

参考文献

- [1] Borjas, G. (2005), *Labor Economics*, 3rd edition, McGraw Hill.
- [2] Du Yang, Cai Fang and Wang Meiyuan. *Employment in China's Fast Growing Reg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t to Make Employment Expansion Keeping Up with Economic Growth?* unpublished paper, the World Bank, 2006.
- [3] Fajnzylber, P. and Maloney, W., 2001, *How Comparable are Labor Demand Elasticities across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658.
- [4] Hamermesh, D. *Labor Dem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Revenga, Ana. *Employment and Wage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Case of Mexica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7, Vol. 15, No. 3, Part 2: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S20-S43.
- [6] 广东省统计局. 广东春季企业招工情况应引起重视——2005年春季珠三角地区企业招工情况调查分析, 2005
- [7]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 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 2004
- [8] 张林秀. 经济波动中农户劳动力供给决策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00, 5: 7~15

Changes of Labor Demand and Supply and Labor Cost

Yang Du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entrants of labor age popu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China. In addition, thanks to fas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labor demand has kept relatively stable. Analysis of demand and supply on labor market has indicated that China has already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 which means that employment increases will be accompanied with real wage increase together. This trend could change the basic endowment 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feature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Labor Supply and Labor Demand, Labor Costs

JEL Classification J21, J23, J30